

性理會通

四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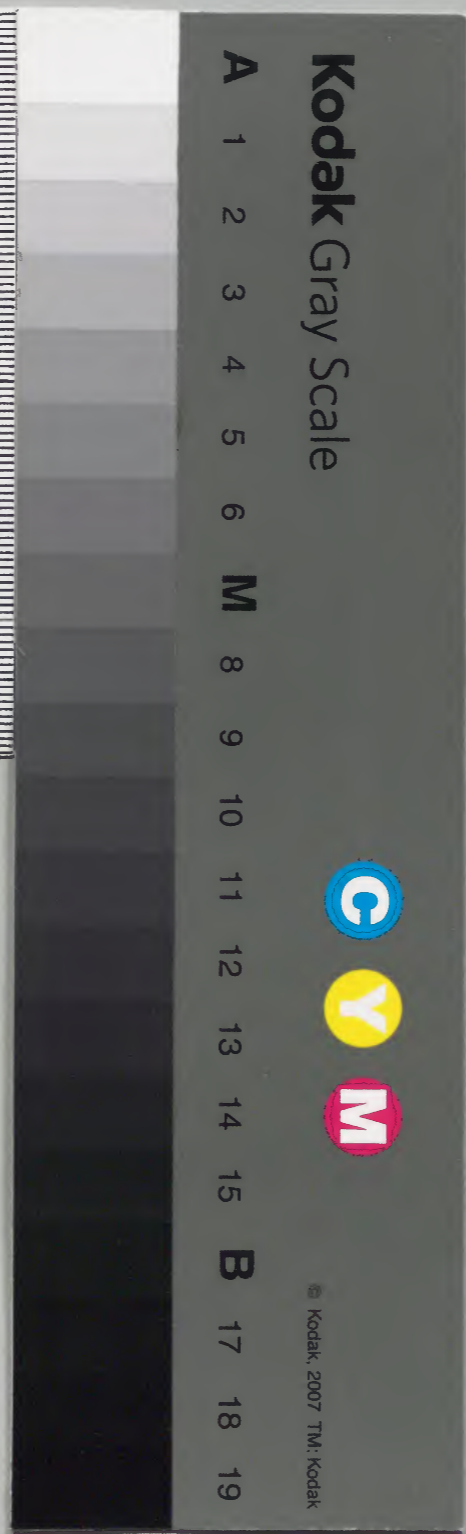
十六



漢書門			
大	四	三	七
七	一		
二	八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七
七	一		
九	函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7	
冊數	28 (16)		
函號	299	36	



性理會通卷四十四

學二

總論為學之方

朱子曰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未有耳目

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

枝萬葉都來湊着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

○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

大愈謹確愈高明○開濶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

着謹嚴○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頽惰則

當涵泳振作氣象○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

淺草文庫

性理會通卷四十四

第二般要
看得好一
樣底便不
是第二般
了相反之
處又相融
洽也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
問之道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
為心不可迫促也人心須令着得一善又著一善
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
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
積也○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
快我意要在虛心兩載以從善○虛心順理學者當守
此四字○聖人與理為一是恰好其他以心處這

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今人言道理說要
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
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
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
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學者當常令道理在
胸中流轉○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
鈍却須終有到時亦未必快唯過之者何云便不肯復回來耳○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
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
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

性理會通卷四十四
一
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爲學亦當如此曰然○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道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去做自是合當誠實○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脩身爲究竟法耳○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

○爲學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察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人須打疊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待外面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個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

性理會通卷四十四
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于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如稊稗也○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書不記

要做事
人而不要
做好人恐
反是勝算
可爲一擊

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爲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道不可須臾離也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

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為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着實地自住不得○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况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為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

宗陽元在
一等斬截
何苦與
家先作

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為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也○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

性理會通 卷四十四 五
底事不可放過。此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習舊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爲學之要先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泛濫涉獵也。○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

快
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卽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濶。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濶。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

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為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時自是

不介講聖賢語如此類甚多曉得此着竟紫陽多饒舌亦見到此矣

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已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此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

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修而反之乎
此其所以爲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
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強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
了○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
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
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
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
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
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
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自其所以然與其

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
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
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
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
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
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
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
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
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
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

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

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攷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

知行自然
分不得
當之言

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
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
本○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若非生知須要學
問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
不進問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
若是真知自住不得不可似他門只把來說過了
又問今之言學者滿天下家誦中庸大學論孟之
書人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說究觀其實不惟應事
接物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爲人舉足動步全不類
學者所爲或做作些小氣象或自治一等議論專

二樣說話
隨人理會

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抑踐履不至歟抑所學
之非歟曰此何足以言學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
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
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
下工夫自去討終不濟事今人爲學多是爲名不
肯切已○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
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
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
與東萊呂氏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
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

此病最多

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卽成病耳○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一云事固當攷索然心未有主却泛然理會不得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

箇主宰如何地講學○問理有未窮且只持敬否曰不消恁地說持敬便只管持將去窮理便只管窮將去如說前面萬一有持不得窮不得處又去別生計較這箇都是枉了思量然亦只是不曾真箇持敬窮理若是真箇曾持敬窮理豈有此說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著如何但當勇猛堅決向前那裏要似公說居敬不得處又著如何窮理不得處又著如何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箇不得底事又曰聖人之言本自直截若裏

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底又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却是枉了工夫○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

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能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

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况又未必能通而不

心念省察
正讀書中
之意味

誤乎○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
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近日
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太多如此只見意緒叢
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
用實功不可不戒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
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
義理之興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今之
學者不知古人為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為先而
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
底止也○讀書須嚴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但

得力語

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放慢卽便提撕卽自常在此矣○學者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食之間而已也雖造次必於是不但造次而已也雖顛沛必於是蓋欲此心無頃刻須臾之間斷也及稱顏子則曰三月不違於衆人則曰日月至焉而

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且茫然不知其所謂况其上者乎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與曰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爲學須有階漸然各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

性理會通卷四
發憤正謂此也。若但悠悠泛然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之言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

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三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豁然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耳。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

妙哉妙哉

亦最切要事

妙

切骨之語
可懸之座

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効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以有益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求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

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爲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不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見得如此非虛語也○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平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

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限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厭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

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向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而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躡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

性理會通卷四十四
也蓋人有是身則有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
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
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
至於文詞一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
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
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懃懇反復至於連篇累
牘而不厭耶○爲學之序必先成已然然後可以成
物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
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
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

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
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
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却不肯果決向前
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
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觀浮圖
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視歷階而漸進蓋觀
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
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
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
垂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

真切

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後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塗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飢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

不明之病。○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一周足。

略欠闕些子不得須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須是
大作規模濶開其基廣闢其地少間到逐處卽看
逐處都吞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
面轉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
○大凡學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
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
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
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
且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簞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

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
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
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
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
曉得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
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
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
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郟子蓋是我不識底
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
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

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問此同如古亦好人咏歌舞蹈到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淡洽則悅矣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便著存養收拾此心○問爲學工夫以何爲先曰亦不過

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辯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恁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或云須是做工妙方覺言語有益曰別人言語亦當仔細窮究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人言語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瞞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謂此也○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研窮若細微處不研窮所謂遠者大者只是揣摩作一頭詭怪之語果何益須

是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問平時讀書因見先生說乃知只得一模樣耳曰模樣亦未易得恐只是識文句○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功夫有著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爲間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檢點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學問無賢愚無大小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生無許

這個意思
少不得

多書冊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問所觀書滕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咏起發善心今既不曉古詩某以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

紫陽此語
極了當

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
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
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爲之事纔見得
合理義則自悅纔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
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問程子云且省外事但
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切謂明善
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纔明
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
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卽省之所不
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

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泛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
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問爲學大
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
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
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
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
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污
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
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
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

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
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
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為聖賢之心只
見因循荒廢了○學問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
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
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
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來思量晚間思
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
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

豈得不諱
尚未破人
疑團

不得○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
解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
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著心實著意沈潛反復
終久自曉得去○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
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
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
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
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
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
然不要行而坐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

自然是有
功夫說話

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做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

發說得
不味

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

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攙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

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明日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

要頓段做
此最是病
根

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
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
心學也須會進○人說道頓段做工夫亦難得頓
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若做得
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些
子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養
處有積累則存養處自然透徹○問橫渠言得尺
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
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
今日所論却是太局促了○問動容周旋未能中

其言可味
做工夫人
當自知之

說未由最
有妙致

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
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檢使一一合於
理久久自能中禮也○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
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
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
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
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
語進矣○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
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存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
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

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教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又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

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爲學之道須先存得一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已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又曰爲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先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又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

若一會說
自己意亦

性理會通卷四十四
本不贍則運動未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冷
不能以不熱字說得如說湯只說是熱不能以不
冷字說得又如飲食喫着酸底便知是酸底喫着
鹹底便知是鹹底始得○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
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
便自把已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
○問治心脩身之要以爲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
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曰且旋恁地做
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
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

性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問學者忌先立
標準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道
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
較也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
將來比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

性理會通卷四十四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四終

三

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
 泯來此掉不去辦工夫又何益在這上不可不
 掉此不幹雖明其曰察而人出千而人出其只曾
 是更學聖人亦且發不而辦其去其日日其此
 豈要學聖人亦且發不而辦其去其日日其此
 豈要學聖人亦且發不而辦其去其日日其此
 豈要學聖人亦且發不而辦其去其日日其此

性理會通卷四十五

學三

總論為學之方

朱子曰為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
 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
 馳騫紛擾一個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
 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
 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
 說道有那種子在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

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人之為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

系陽病痛
只是頭上
安頭蛇身
漆已如涵
養致知力
行又是敬
教人如何
下手

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個事今人多先安一個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其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問程子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

後這般個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個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童蜚卿曰程子問近思只是比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比類莫是比這一個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爲子則當止於孝爲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

去須得○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墜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方是如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着實地自住不得○問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

性理會通 卷四十五
三
欲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
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
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個主若有主邪自不
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本心如忿慾之萌學
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
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掣起了但莫
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
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纔
意誠則自然無此病○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
心汎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

閑慢湏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
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況天
理人欲決不兩立湏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
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
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
謂之利此心湏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
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
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湏勤勤把將
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湏見驗人
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

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個捉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當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個屋子住至於為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個屋子如小人趣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侍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文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學者若不為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為別人雖做得好

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個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會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為學者多只看為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為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佐計一錢也要將歸



這是為甚如此只為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為學何如會無所得○學問之功無內外身心之間無處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也○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着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個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

五

性理會通卷四十五
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個規

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個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武王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

個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知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個父子夫婦兄弟，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

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已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個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窒礙。○古人學問只是爲已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

已方有所得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
解開悟到切已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
無可理會若使切已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
自有個通貫道理湏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今
人事無大小皆老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
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
行殊不曾仔細理會如何會有益○爲學大端在
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湏是便立
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個好
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

今湏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湏是光明正大必
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
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
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
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
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峰議論好處又與
士尙志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
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也匹

性理會通卷四
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
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
歛無足怪○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
學却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
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
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個貫通學
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卽都無事可做恐孤
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
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
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去

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
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
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學工
夫大槩在身則有個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
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
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
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
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
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
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

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為孝如何而為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着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與他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

這疑想有
意思

小底不是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心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問為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

得着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
密然亦須是那踈處歛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
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
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
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
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
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
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
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
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

一云恁地

戒謹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

若不用戒謹恐懼而

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
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
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
極到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
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
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却說盡精微極高
明又却說道中庸溫故又却說知新敦厚又却說

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

着痛痒

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在一邊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辯別那箇是

性理會通卷四
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却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湏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做得

南軒張氏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末由返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

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
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
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
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
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
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
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
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
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

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卽有用力之地而至于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

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

性理會通 卷四十五
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
已物盡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盡亦辯之
而弗措乎思而得辯而明又盡行之而弗措乎是
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積力久
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有不可以
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學不躐等也譬如
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
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
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軌
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

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者
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夫
弗措之爲貴也○學必有序故自洒掃應對進退
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以至精學之方也
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次而進今欲闊
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講究義
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
妙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字
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
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

性理會通卷四十五
一六
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全進
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此事惟
用力者方知其難○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
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
本溺心之患而驚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
者皆其弊也攷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
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
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
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
也豈但見於孝弟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

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
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如
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
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若升高必自下
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洒掃應對其
中自有妙理至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爲
之雖若遲緩然爲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當博
觀伊洛議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
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別○責

性理會通卷四十五
已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爲
已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
聖人便取之于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
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已而取人不惟養
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
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黃唐虞以來群聖人
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
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爲學但當孜孜進德修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

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
不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
得之者矣○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
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
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
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
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
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
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
役有暇便可親書冊無不有益者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問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以語上然如人坐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湏去下工夫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爲學湏先識得大綱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做工夫却隨節次做去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能見衆理所聚今學者病多在閑邊問人路頭尙不知大率問人湏是

就實做工夫處商量方是○凡勤學湏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己修終無所得○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卽深求病源所

性理會通卷四十五
在而鋤去之○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
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
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
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
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
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
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
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
時同處貴耳賤目焉○爲人立基址須是堅實既
堅實須是就擴充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爲學

有味語

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踈通顧
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
力耳○須要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
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
於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
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
也○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尙有眇忽
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截
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
善○群居以和肅爲上若爲學之志專則自無暇

性理會通卷四十五
二十一
及他事

勉齋黃氏曰靜處下工誠爲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爲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爲非切已若不自此用工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人能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理之宅萬事之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肯細心磨講則洞然無疑矣○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

只是敷衍
紫陽之說
而已

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學問湏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一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

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
渾殺膠擾無益於已見窺於人甚可畏也○爲學
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
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
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古先聖
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方外
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
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
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
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慎獨爲終身事業

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
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人之爲學但當操存涵養使心源純靜揆願索隱
使義理精熟力加克制使私意不生三者並行而
日勉焉則學進矣○爲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
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
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
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
於我何有干涉况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
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脚純

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跟自喜
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
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爲君子亦有
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儇浮薄者未免爲小人
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爲心然
後可以言學也○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
工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
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
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
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

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
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
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
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
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
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
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
卽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
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畱意
講習若是實體之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

性理會通卷四十五
操而存之實有諸已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人接物之間

真箇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著○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工所以入聖人爲近○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纔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己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大學旣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北溪陳氏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

大要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息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為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遠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為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



由其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於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能爲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有惟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西山真氏曰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已之得失然後爲有補云○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私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慎思明辨以致其

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
寂然而爲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
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自伊川發
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
卽此意也○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
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
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
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
疾者也○聖賢大道爲必當繇異端邪徑爲不可
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汚不

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
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
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
庸經旣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
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
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
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
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
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酌酢不失尺寸
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

知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畧如此
潛室陳氏曰橫渠云未知立心患思多之致疑蓋立
心持敬之謂先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
工夫○問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
化由通於禮樂不知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不知
禮樂何以能窮神知化曰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
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
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積累之久將自有
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問明道以記誦博
識爲玩物喪志如何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

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
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爲玩物喪志○問明道
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
非自得也安排布置湏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置
爲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設施謂此
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
逆施偷作之病纔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
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
不用安排布置也○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室故也
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鶴山魏氏曰氣質之稟自非生知上知寧能無偏學則所以矯其偏而復於正也然今之學者有二繇博以致約則歛華而就實故志爲之主愈歛則愈實愈久則愈明或者唯博之趨若可以譁世取榮然氣爲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始銳而終惰始明而終闇者矣

雙峯饒氏曰爲學之方其大畧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之不立持養踈畧而此心之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

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人之爲學莫先於立志立志之初當先於分別古今人品之高下孰爲可尊可慕而可汰孰爲可賤可惡而可戒此入德之先務也此志旣立然後講學以明之力行以充之則德之進也浩乎其不可禦矣○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汎濫支離固無以爲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陘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闕一不可○誠之爲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真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

者切已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爲之則敬非真敬而其爲敬也必踈畧義非實義而其爲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爲聖賢者其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所守蓋人而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議高明光大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企及不過終身汨汨爲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有爲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不粗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爲利欲所驅而有所不暇顧何足與有所立哉○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

人得之以爲心義禮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爲心之全德者也此雖人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苟無存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有以蔽之而無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已矣幸而有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已矣然或不能博學於文講求義理以栽培之則如孤根獨立而無所壟培非特無以助其生長而使之進於盛大亦恐風霜彫摧而其根將不能以自存也

魯齋許氏曰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

性理會通卷四十五
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
書作文而已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遠大而用
功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
其漸也漸者自流遡源而不遽以揆源爲務也道
之有原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
治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爲多而冀州
次之河之外名州三百支州三千無所不理若畎
若澮田間水道爾亦濬之以距于川其不遺近小
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

之微諄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
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
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
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
事用力知之旣徧行之旣周而後引之會歸于一
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
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
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授而終身秘藏一
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後
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

真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
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敦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
德而欲窺覘乎大德是舍派而尋原者也○所貴
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
質何以學爲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
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
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
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
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爲用大矣哉凡氣
質之不美皆可變而美況其生而美者乎○爲學

而逐逐於欲役沒於利汨役於卑污苟賤以終其
身與彼不學者曾不見其少異是何也所學非吾
所謂學也夫今之學者之學不過二端讀書與爲
文而已矣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逕而或徒以
資口耳爲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眩華
采如是而學欲以變化其氣質不亦難哉宜其愈
學而無益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勉生於不足
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
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世
之自以爲有餘者反是○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

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螾駑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

性理會通卷四十五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六

學四

存養 持敬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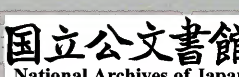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或曰惟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問有言求中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個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急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

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集覽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於机於檻於盂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於牖於

劍於弓於矛於銘焉○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個持養底氣象也○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



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
敬之改修乎然則以靜為悅者必以動為厭方其
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德盛者物不
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
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
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
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
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
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
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聖人

釋子語都
有精實處
不專指敬
而已也

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忘
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問獨處一室
或行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
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
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
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
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
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

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熟。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是存養。終不爲已物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且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卽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道理明。習氣漸爾銷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纔出門。便千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個主宰。如何得是。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人只有個心若不降伏
得更做甚麼人一云如何○人只一心識得此心
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人精神飛揚
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未有心不定而能進
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只外
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問莫是工夫間斷心便外馳
否曰正此心纔向外便走了○人昏時便是不明
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
惰慢之氣况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
客慮○人常須收斂個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

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大抵是且收
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
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
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
時心便只在坐上○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
且要收拾此心令有個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
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
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
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
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

宰縱說得亦何益○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麼用○今於日用間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衡以度物○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個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大槩人只要求個放心日夕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存心只

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但操存得在時少閒他喜怒哀樂自有一個則在○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明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錐鑿用工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

性理會通卷四
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平居須是儼然若
思○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
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
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
以自得矣苟急追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
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大凡
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麓一事學者之
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麓一息不存
卽爲麓病要在精思明辯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
養無須更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

庶幾矣哉○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
與入道况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人心
本明只被事物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
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
旣喚作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心須常令有所
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
如日月要閑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閑了却閑
有所主○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學者工夫
且去剪截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
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

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苦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人一個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

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個身恰似個無稍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衮做甚麼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個心把捉一個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

性理會通入卷四十六
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
定乎○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
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
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
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
之自然浹洽貫通也○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
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
此知求之處一念竦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
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
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

者矣○學者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
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
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其爲力矣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
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
量義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
滅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
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
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去雖知
得亦自難止曰旣知得不是便當斷絕了○涵養

性理會通卷四
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成之期纔方乳保却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徹下

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個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個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着緊不要隨他去這個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心不能自把捉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

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唯有以義理涵養耳○問
某平時所爲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
被他引去曰這個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
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
之以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
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
火又發矣○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
心力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
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
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問涵養於未發之初

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
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
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
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個善惡每日遇
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則自然不肯走
在惡上去○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
卽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
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
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

性理會通卷四
十一
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
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個有存亡
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個無存亡出入
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
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
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
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
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
慮自一○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
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

守自固不費氣力也○答胡季隨書曰近有問以
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
不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禮
功夫切要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
之哉○答張敬夫書曰來喻所謂學者先須察識
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
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
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
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
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

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
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
見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學也不知學
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
耶以此觀之則用功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
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
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
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
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
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

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
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
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
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
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
只有此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
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
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
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
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

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
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
於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
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
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此
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
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個持養工夫次第而加
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
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
窮理工夫互相發耳

象山陸氏曰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逕支離其門
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
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
四端而自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
患在人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
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
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
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
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
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

性理會通卷四
十四
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
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耳
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虛靈
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
自明矣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
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知無敢慢
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
則執事敬者固爲人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
恭而天下平矣○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

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
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
得者不可惡也○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
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
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
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
難爲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
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
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甕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
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

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

所以爲中也○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惰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張子曰學者欲其進須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敬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性理會通卷四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齊是事事放下其理
不同○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
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
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亡勿助長之間耳
○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慎
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
須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換不得方其
敬也甚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個亭子須
只喚做白岡院亭子却着甚底換得曰學者未能
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

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着靜不
妨人雖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或問正其衣
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
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
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
也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
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
得更親切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

主敬二言
兩語盡之
何用許多
饒舌語此

數語盡
抹去也得

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
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個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
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堯是初頭出治
第一個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
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一個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
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
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
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
解要知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

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敬字工夫乃聖門
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之一字真
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
粗之間○敬則萬理俱在○聖人言語當初未曾
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
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個敬來教人然
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
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
恁地放縱便是敬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
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

性理會通 卷四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永執厥中聖賢千
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絕人欲人性本明如寶
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
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
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
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日消鑠去所以程
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個明底物事在這裏
把個敬字抵敵常常存個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
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
在這裏○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

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
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個
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
一理楊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
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
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
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嘆敬字
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

性理會通卷四
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個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個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

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愈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似個畏字相似○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爲學則自

有個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個敬字與學者說要
 且將個敬字收斂個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
 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過○學固不在乎讀書然
 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知無事不要理會無書
 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
 理會這一件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着些
 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
 為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個關聚底
 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

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

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

緝如緝麻之緝連緝

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

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

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
 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
 是纔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
 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周先生
 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
 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個敬字教人只就
 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個下手處縱不

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
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
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
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
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
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敬字前輩多輕
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
心只是個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人之
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
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

久之自然剛健有力○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
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
則不存○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
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
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
坐○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只敬則心便一○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敬是個扶策人底物事人嘗放肆怠惰時纔敬便
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
思也退聽○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

心在這裏○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
爲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
上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智皆由是出
問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敬則天理常明
自然人欲懲窒消治○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
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
矣博學審問慎思明辯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
敬○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
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如

是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
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敬曰一念不存也
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問敬何以用功曰
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二程專教人持敬
持敬在主一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默
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
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
故伊川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
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
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

心學會通卷四
三三
下了又收拾起幾時得見効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個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爲一自家須用持着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問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有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

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曰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地問主一只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得恁地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

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
子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
與程子所言自不同○或問主一不是主一事如
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
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
快○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
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
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旣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
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須用
防他則便惺了旣惺了不須更說防賊○或問閑

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
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
不可有偏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問伊川云主
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
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
周流無窮矣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
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
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畱於彼這却是
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
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

性理會通 卷四
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人有躁妄之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程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

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問下手工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不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問靜時多爲思

慮紛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問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謹嚴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后能故明道先生旣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旣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

之爲展托之論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托於斯二者孰從孰違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旣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旣自得

性理會通卷四
三十一
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旣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問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問敬而無失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無一毫之不敬在事爲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卽是常敬敬卽所以中○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工夫事上豈不可整

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着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今所謂持敬不是將個敬字做個好物事樣子塞於懷裏只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個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不然若無事物時不

成須去求個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麼○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問乃是敬貫動靜曰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

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減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功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

性理會通卷四
三十一
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了誠只是去了許多偽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窒○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

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旦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

心生許
頭腦只
他何常
敬

語說得
一刀面皮

性理會通卷四十六
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個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脚去處常要自省得纔省

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辯別一個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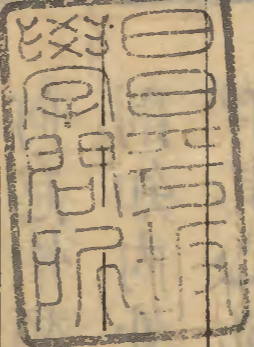
性理會通 卷四
三二
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曰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能知得是非始格得物不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又問恐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彌諸中彪諸外是也曰雖敬立而義在也須認得實方見得今有人雖胸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千了百當及應物之時顛倒錯謬全是私意亦不知聖人所謂敬義處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

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靜收斂心神在一事上不胡亂思想東去西去便是主一又問由敬可以至誠否曰誠自是真實敬自是嚴謹如今正不要如此看但見得分曉了便下工夫做將去如整齊嚴肅其心收斂常惺惺數條無不通貫○或以此心不放動爲主敬之說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内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須是窮理○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

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
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
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答何鎬書曰持敬
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
假修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
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
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
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
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
知其無所容矣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

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
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
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
存其心也又曰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
之道也今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
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
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
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
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
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

者什八九矣○劉黻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為難曰
無許多事只是一個敬徹上徹下只是這個道理
到剛健便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



性理會通卷四十六終

寬政己未

